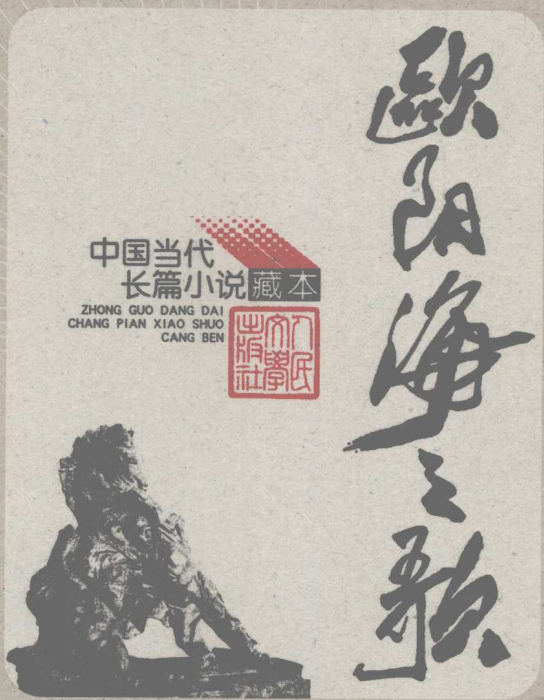


金敬迈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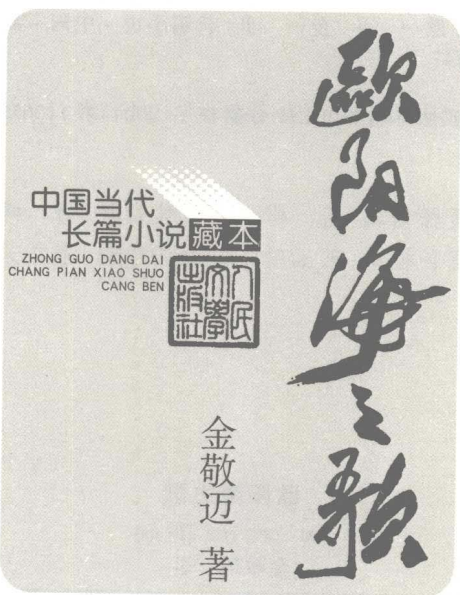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
CANG BEN



黄河的歌



2247.5
✓ 155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阳海之歌/金敬迈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06-0

I. 欧…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58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欧阳海之歌

Ou Yang Hai Zhi Ge

金敬迈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3
196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4906-0

定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风雪中

- 一 起名 1
- 二 饿死不讨米 12
- 三 过年 21
- 四 “天兵天将” 32

第二章 阳光下

- 五 变了 44
- 六 “快长吧,欧阳海!” 62
- 七 当兵的心思 70
- 八 飞向前方 79

第三章 战斗在召唤

- 九 炮声在哪方 93
- 十 没有寄出的信 102
- 十一 百万农奴站起来 113
- 十二 “这里就是前线!” 122

第四章 前进的路上

- 十三 “属虎的” 135

十四	“我来算一个!”	143
十五	大红花	152
十六	擅离岗位	157
十七	“小老虎”	168
十八	敲打	177
十九	“响鼓也用重锤敲”	183

第五章 骨硬心红

二十	紧急任务	195
二十一	扬帆远航	204
二十二	心意	212
二十三	入党	218
二十四	突击组长	230
二十五	第三次立功	238

第六章 “火车头”

二十六	阶级兄弟	247
二十七	买书	255
二十八	“问题在哪里?”	265
二十九	源泉	274

第七章 家乡行

三十	“大哥呢?”	286
三十一	野菜	295
三十二	“我叫解放军”	306
三十三	烟叶	314
三十四	万里鞋	322
三十五	亲人的嘱咐	329

三十六	通信班长	333
-----	------------	-----

第八章 新的考验

三十七	挑重担	340
三十八	正确处理	353
三十九	误会	363
四十	“与人为善”	371

第九章 迎着烈火冲上去

四十一	“雷锋的战友”	385
四十二	听到批评的时候	395
四十三	高标准	406
四十四	干革命	420

第十章 脸不变色心不跳

四十五	箭上弦	430
四十六	山顶上	439
四十七	向往	447
四十八	南岳枫红	456

第一章 风 雪 中

一 起 名

春陵河水绕过桂阳县，急急忙忙地向北流着，带着泥沙和愤怒，留下苦难和呜咽，穿峡出谷，注入碧蓝碧蓝的湘江。湍急、咆哮的春陵河身后，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地带——桂阳山区。山区的东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西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南岭山脉了。在一块石多地少、岭高涧深的半山腰上，集居着十来户贫苦人家，世代代向吝啬的石头缝里洒着汗水。这儿，土比别的地方珍贵，石头比别的地方多，汗水比别的地方更不值钱。有活路的人家，谁也不愿挂到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山坳子里来，只有饥饿的乌鸦才不得不在这里歇歇脚。人们鄙弃地把这个穷山村称作“老鸦窝”。

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二十三，乌沉沉的天紧紧扣在山顶上。平地上初冬刚至，老鸦窝早已是严寒逼人了。从西北方刮来几团灰白色的云彩，绕着山尖不肯离去，云层顺着山背漫下来，山区隐没在一片雾霭中。几只老鸦，扑打着翅膀，匆匆忙忙自天外归巢，山上留下了一片凄凉的呱呱声。它们像是替老鸦窝的穷苦人鸣不平：“苦哇！苦哇！……”

上灯时分，雪花打着旋儿，静悄悄地向老鸦窝扑来。大雪染白了屋顶，盖满了田塍，遮断了山路。白茫茫的老鸦窝，除了呼呼的

北风外，没有一点声响。人们蜷缩在自家的火塘旁边打瞌睡——哪一个冬天不是这么熬过来的！

村子北边，那间用石头和土块儿垒成的小屋门前，有一棵刚刚出土的小松苗，正被北风撕扯得左右乱晃，指头般粗的树干，在风雪中挣扎。看样子，小松苗怕是活不成了。屋子里边，柴草把四壁土墙熏得漆黑，墙洞里搁着一盏昏暗不明的小油灯，黄色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床上传来几声轻微的呻吟，欧阳恒文的女人临产了。北风夹着雪花从墙缝中，从茅草屋顶的隙罅里挤了进来。床上、补丁连成片的蚊帐上，都积下一层薄薄的雪花，寒意直透骨髓。刚过四十岁的当家人欧阳恒文，坐在火塘旁边发呆。过重的体力劳动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担，压得他腰弯背驼，愁得他满脸皱纹，看上去倒像五十岁出头了。他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回头望望床上呻吟着的妻子，心里盘算着：

“……又要添一张吃饭的嘴了！三分冷水田、一亩八分坡地，怎么养得活这五口之家啊……明年的日子怎么过，今年这个冬怎么熬！唉，老天爷又不睁眼，偏偏今年冷得这么早……”

十来岁的二姑娘欧阳玉英给妈妈掖了掖破被子，走过来蹲在爹爹跟前轻声说：“爹！我去隔壁屋里把杏婆婆请过来吧。”她见爹爹一直望着火塘出神，便不等回答，开门跑了出去。一阵风挤进门来，把墙洞里的小油灯吹灭了，屋里一片漆黑。

欧阳恒文打了个冷颤。他像刚被惊醒过来似的，连忙站起身来掩好了门，从火塘里点燃了一根松明向油灯走去。

“算啦，莫点灯熬油了！今天怕还不到日子。”女人在床上望着恒文手里的松明说。

欧阳恒文犹豫了一下：“唉！攒下这盏把两盏油也熬不过冬！”说着还是点燃了小油灯。他焦急地望了望窗外：“嵩伢子打头遍鸡叫就起了身，出去一整天，也该回来了。要是他能借点把子粮食回来，你在月子里多少还能喝两口稀的……唉！都十七八岁的人了，

办事还这么不利索。”

“跑也是空跑，穷亲穷友的，家家碗里照得见月亮，你让他到哪家去借哟？苦就苦在今年种的红薯也遭了大旱，没得么事收成，这一下雪，怕连野菜也……”

门被推开了，二姑娘玉英搀着杏婆婆进来。杏婆婆在床前看了看脸色蜡黄的女人，回头埋怨地说：

“哎呀！都发作啦，连水还没烧一盆！玉英妹子，快！多加几根柴火，把火笼旺点。”她对着欧阳恒文向门外摆了摆手，“男人家先出去一下。”

欧阳恒文看了看床上的妻子，只见她虚弱焦黄的脸上已经渗出了一颗颗汗珠。他茫然不知所措地退出门来站在屋檐下，揪心地听屋里边妻子一声接一声地哼着。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欧阳恒文的衣服褶缝上都堆满了雪花。他像根木头似的呆在门口，脑子里乱糟糟的。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眼下穷得缸里一坛子清风，手里空捏两把汗水，拿么事来填饱肚子，熬过冬啊！……他把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抱在胸前，嘴里默默地祷告着：“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老鸦窝，苦撑苦熬七代人，未必到我恒文手上就过不下去了？我不求金不求银，盼只盼明年多下点雨水，逢上个好年成。我和嵩伢子拼死拼活再往坡上多甩几把汗水。穷人没得地，力气就是粮啊……”

村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十足成年人模样的嵩伢子敞开衣襟、空着双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爹，我中了！”嵩伢子劈头一句。

“中么事了？！”

“中签啦！”

“签？……么，么事签？”

“壮丁签！”

“啊！……”欧阳恒文浑身一颤，下意识地一把抓住了嵩伢子。

“中午潘保长在乡公所当众开的柜。先说是刘大斗的五少爷中了；刘大斗打发人送了张帖子来，他姓潘的一改口，又说是我中了个‘上上’，头三名就有我一个！”

欧阳恒文像是当头挨了一棒，晃晃悠悠地站不大稳。他明白，把嵩伢子一抓走，就算明年风调雨顺，那地里的功夫靠哪个呢？……这是要了全家的命啰！

“不是说……不是说‘独子不当兵’吗？他们官府定的法令，未必说改就改，说变就变啦！”爹爹急得舌头发直，话不成句地说，“你……你都十七八岁的人了，就、就不懂这个事？就不晓得跟、跟他们评评理！”

“法令？这是潘保长和刘大斗搞的鬼名堂！他拿了别个的包袱钱，硬拉我去补刘家五少爷的名字。”

“不怕，嵩伢子，我们不怕！‘独子不当兵’，这是上头定的法。他潘保长敢甩偏手，我就敢告他！”爹爹给自己壮着胆说，“告到区里，告到县政府，我也不怕他！”

“爹呀！”嵩伢子气得直跺脚，“镇上的周铁匠替我打抱不平了，可他潘保长说，‘恒文婆娘快坐月子了，这回嘛，要是生个带把儿的，嵩伢子还算么事独子？依法就该两丁抽一！’”

“什么？生个儿子就‘两丁抽一’！……”欧阳恒文觉着天在打旋地在转，迎面扑来的雪片，像是一把把尖刀直钻心窝。他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凉了半截，仰头望着昏黑的夜空；嘴里不住地咕嘟着：

“‘两丁抽一’……‘两丁抽一’……”

“哇——哇——”屋子里传出了初生婴儿的头一声哭叫。他哭得那么响亮，清脆。

“这……”他们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直愣愣地在雪地里站着。

门开了，玉英姑娘飞快地跑了出来，高兴地喊着：

“爹！妈生了，是个弟弟！”

“什么？玉英妹子，你瞎说！你妈她到底是生了个妹子，还是……”爹爹不相信地问。

“是个弟弟嘛！”玉英不解地回答。

杏婆婆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恭喜恭喜啊，生了个儿子，是生了个儿子！早三个月我就看出来，肚子圆圆的，不像是怀的丫头。好啊，这也是你们家的福气，‘丁成双，日子旺’啊。快进来看看。”

“那……杏婆婆，难、难为你老人家了！”欧阳恒文对着杏婆婆苦笑了两声，急忙背转身去。他撕扯着胸前的衣襟，绝望地喊着：“杀人的老天爷！‘两丁抽一’呀！……”他试着抬了抬腿，可是迈不动步子。脚下的大地像裂开了一条缝，他正从这条缝里往下掉着；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满耳响起了呼呼的风声。他心里明白：这回是真的掉进那万丈深渊里边去了……

“哇——哇——”新生的婴儿在昏暗的茅屋里有力地哭叫着。这个不该出世的孩子啊，他伴随着严寒、饥饿和苦难，呼叫着，挣扎着来到了这不平的人间。

交二更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一家人围在火塘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没有出声。小儿子安详地躺在妈妈怀里。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唉！”床上的妈妈长叹了一口气。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怀里的儿子，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又想。她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看看哪家有福养得起，就趁早把他送过去，免得……”

爹爹打断她的话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国民党当道，日本鬼子又要打进来，还有刘大斗、潘保长逼租要人催得紧，哪家还添得起一张嘴哟！”

“那……”妈妈带着哭声说，“那只好趁天没亮，把他送到土地庙去。”她亲着怀里的儿子：“儿啊，不是你爹妈不要你，实在是你投

错了胎。要是你的命长，总会碰上哪家有福气的好心人把你抱回去的……”

“妈！”玉英哭着扑到妈妈的床前，“莫把弟弟送到土地庙去，去年廖二婶把他们的细妹子放到土地庙旁边，一根香还没烧完，廖家的细妹子就让山狗子拖走了！……要丢弟弟，还、还不如把我卖了……”

“二丫头！”妈妈摸着玉英的头说，“把你卖了，还不是要‘两丁抽一’！没有法子啊。不是做爹妈的心狠，就只当……就只当他不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

“妈！”嵩伢子闷声闷气地喊了一声。他想说，“抓丁就抓丁，豁出自己死在师管区，也不能把弟弟……”看了看妈妈的脸色，他把话又咽了回去。

“伢子他爹，眼看天不早了，你快些拿个主意呀！”妈妈催促着说。

欧阳恒文双手捂着脑袋在那里发愣，刚才的话他都听见了。可是，他能拿什么主意呢？丢到土地庙，不等天亮就会被山狗子拖走，再不，也得活活冻死；不丢，抓走了嵩伢子，全家靠哪个？把小儿子留在家里，也只有饿死这一条路呀！……

全家静静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呼啸而过的北风里，传来几声鸡鸣。

“伢子他爹，天快亮了，要抱就快点抱出去！”

爹坐着没有动。妈妈把孩子托在手上说：

“嵩伢子！来，你把弟弟抱……抱出去。”

“我不！我不！”哥哥边说边往后退，贴在墙角边站着。

“我来！”爹爹猛的一下站了起来，“不能为他饿死全家！”他浑身颤抖着，走上前去从妻子手上接过孩子，转身刚要开门，又慢慢地走回到油灯跟前，眯缝着眼睛，透过泪水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看了又看；红通通的脸，一头黑发，连眼睛都没睁哩。“唉！……”他

一咬牙，向门口走去。

“爹……”嵩伢子和玉英连忙上来，一把扯住爹爹的后衣襟，跪下来喊着：“爹呀……”

爹爹没有理他们。玉英又回转头来望着床上的妈妈：

“妈！你，你不知道，外头正下着大雪哩……”

妈妈赶忙背过身子，紧紧咬着衣角，一面用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一面不停地把额头朝床沿上撞着。床上传来了强忍着的隐隐啜泣声。

欧阳恒文见妻子这副模样，心里一阵绞痛，两条腿像有千斤重。抱着怀里的儿子，他怎么能跨出眼前这道门槛！可是他看了看跪在身边、中了壮丁签的嵩伢子，想起往后的日子，“‘两丁抽一’，两个总要舍一个！”他跺了跺脚，喊道：“你们把手松开！”随即打开了门。

一阵冷风夹着雪花涌进门来，怀里的儿子惊醒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声哭叫，像一根钢针，像一把利刀，像一束带刺的竹签扎进了妈妈的心里。她喊道：

“伢子他爹！你……”

欧阳恒文停住了脚，回头望着披头散发的妻子。

“你等等，等我……再给他加上件衣服！”妈妈说着，把儿子接了过来，赶忙脱下身上那件补钉挨补钉的棉袄，细心地把儿子裹得紧紧的。

“哇——哇——”小儿子不停地哭着。妈妈不由自主地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他的小嘴里，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静。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把儿子紧紧地搂着。她不停地揉着干瘪瘪的胸脯，恨不能在这几秒钟内，把全身的奶汁、血和爱都灌到儿子身上去。母子俩越靠越近，越贴越紧。忽然，她拔出奶头，发疯似的喊着：“快！快接过去呀！”她意识到，儿子不能留在怀里了，只要再温存一会

儿，母子俩就再也分不开了……

欧阳恒文抱着小儿子，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雪花扑打在他的脸上，一阵疾风吹掉了他头上的破毡帽，他仍然如呆如痴地向前走着。该拐弯上路了，他找不到门口的那棵小松树。定神细看，小松树已经被大雪深深地盖住了，只留下一束松针在北风中摇曳。

前边，土地庙像个白坟包似的立在岔路旁边。庙门，像张黑乎乎的大口，要把这父子两人全吞进去。欧阳恒文来到土地庙跟前，他腾出一只手来把香烛台上的积雪拂掉，轻手轻脚地放下怀中的儿子。他平静地向那不管人间事的土地公公、土地奶奶默念了几句托付的话，转身往回走去。

小儿子静静地在香烛台上躺着，也许他会从此安详地睡去，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两声凄厉的犬吠撕破了沉寂的雪夜，小儿子被惊醒了。他踢蹬着小腿哭了起来。这几声哭叫拖住了欧阳恒文的脚步，使他也好似从噩梦中苏醒过来……

这是第七胎了。早先的六个孩子，冻死饿死了四个，只留下嵩伢子和英妹子两人。为了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孩子，做爹娘的担了多少心，流过多少泪啊！……如今，儿子来了，又亲手把他扔到风雪地里，饿得发狂的山狗子，正在这山前山后打转哩……

“这是我自己作孽，还是老天爷要绝我欧阳家的后啊！”他回过头来望着土地庙，“我在做什么事？老鸦窝坡上坡下十多户，一色受苦人，能指望哪一家半夜把这孩子从土地庙捡回去？糊涂啊！我这是亲手把一个活活的儿子埋到雪里去，我这是拿自己的骨肉来喂山狗子呀！”望着土地庙，望着漫天大雪，他不由自主地返身朝小儿子奔去……

妈妈倒在床上，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消失在风雪里了，心里像刀绞似的。这是掏走了她的心肝，挖掉了她身上的肉！十月怀胎不易啊，难得让儿子落了地，又眼睁睁地看着把他丢了。她越想越后

悔，越想心越痛，摸了摸身边，空空荡荡地不见了儿子。她昏昏沉沉，像是在一场噩梦里，可又明明感到嘴里发咸，流不完的眼泪正往肚里淌哩！

“作孽呀！……作孽呀！……这杀人的‘两丁抽一’啊！”妈妈嚎着，从床上滚落到地下……

突然，像是一阵大风推开了两扇破门，欧阳恒文紧紧抱着儿子奔了回来：

“抽丁就抽丁，抓人就抓人，要死我们也死在一堆！儿子没有罪，我不能把他丢出去。我不能啊！”

全家看见爹爹抱着孩子跑了回来，反倒吓呆了，谁都说不出话来。母亲跪在地上，伸直手臂，嘴唇抖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他爹，快，快，快把他给我啊！”她像捡回来一个儿子似的，飞快地扯开衣襟，把孩子紧紧贴在心口上，惊惶的眼睛，不安地望着恒文，唯恐他又把孩子从怀里抢走。

两行泪珠，正从欧阳恒文布满皱纹的脸上，往下淌着。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雪一连下了几天，刚刚停住，保长先生进山了。老鸦窝山高路险，保长从来无事不上山。今天他提着个文明棍，悠悠晃晃爬上山来，准是又打谁家的主意了。远远看见潘保长直奔茅屋走来，欧阳恒文张皇失措，连忙迎了出去。

“恒文哪！听说你屋里又添了个丁。我公事忙，还没来恭喜恭喜哩！”潘保长笑呵呵地说着就要跨进门来。

“保长先生，我们穷家穷户的，生儿养女也是劫数啊！屋子里又小又脏，没有个落脚的地方。”欧阳恒文把身子一歪，堵在门口。

“不要紧，我们公事人吃的公事饭，三灾七难都不忌讳。如今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又提倡起‘新生活’运动来了，蒋委员长规定，行人都靠左边走了嘛！”保长用文明棍推开了恒文，正要迈腿，一只

手从后边拉住了他。

“保长哇！月子婆房里进不得。‘新生活’、旧生活都一样，沾了腥气要晦气一辈子的呀！”杏婆婆笑呵呵地拉住了保长，“你们当先生的，讲究的就是个功名前程。要真的误了你老的荣华富贵，他恒文家也担待不起。有话到我屋里去说。恒文哪，你也过来，过来给保长答话。”说着，半拉半推地把保长请到了她自己家里。

“恒文！”保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爬十五里山路，是单找你来的。本保长辖内，一十七名适龄壮丁，就数你家嵩伢子前程大，中了个‘上上’签，又是当众开的柜，偏偏那天联保主任也在场过了目。”他把手中的文明棍晃了晃，“你我虽是乡里乡亲，我潘某人是要帮忙插不上手，想敬神也找不到庙啊。听说过不几天，师管区就来要人了。”

欧阳恒文呆痴痴地站着，张了张嘴巴没有说话。

杏婆婆递过来一碗茶，说：“保长先生，不是听说‘独子不当兵’吗？”

姓潘的笑了笑：“是啊，‘独子不当兵’是上边定的法。可是恒文的婆娘前几天不又生了个丁吗？这叫‘两丁抽一’。我也是警察揍他爹——公事公办嘛！”

“生儿子？”杏婆婆故意把嘴一撇，说，“恒文婆娘前世没有修来这个福，今生再也没有这个命啰！”

“你说什么？”

“又生了个丫头片子，赔钱货。这几天恒文正想找个富裕人家，一担谷子也不要，把这丫头送过去哩。”

“真的？”保长放下茶碗站了起来。

“是我接的生，那还假得了！那天我一接下来，说是个丫头，恒文婆娘哭得死去活来，就连恒文这么个老实人，也生着闷气，直到今天还没有和他婆娘搭过一句话哩！你要是不信，我们就过那边屋里看看去。”